

怎样看待议会斗争

——在历史系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大会上的发言

历史系一年级学生 唐永恩

一、从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阶级性看议会斗争的局限性

在对待议会斗争的问题上，我们首先应该认清议会制度的阶级性。必须彻底揭穿所谓“议会民主”的虚伪性。

马克思主义者在谈到民主、自由时，总是把具体内容放进这些概念中去，即要看是谁的民主，谁的自由，什么样的民主，什么样的自由。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①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资产阶级占有基本生产资料，只有他们才拥有各种政治上的特权和权力，享受着自由和民主。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则毫无真正的自由、民主可言。列宁说：“任何的、甚至最完善的资产阶级民主，实际上都是富人的民主。”②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机关。作为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议会，也必然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实行阶级统治、阶级压迫的一种形式。

资产阶级利用议会这个工具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他们玩弄各种“自由”、“民主”的花招，企图掩盖议会制度的阶级实质。在议会里，他们给无产阶级政党一定的议席，让他们在议会的讲台上发表演说，其目的只不过是为了欺骗群众，麻痹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巩固资本主义制度。而修正主义者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他们奴隶似地崇拜资产阶级民主，把它叫做‘纯粹民主，或一般‘民主’。”③他们利用这一事实，极力鼓吹“无产阶级应当首先利用普选权争取多数，然后根据这种多数投票表决取得国家政权，最后在‘彻底’（有些人说‘纯粹’）民主制的基础上组织社会主义。”④他们完全无视这样一个事实：“政权在哪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⑤在政权这个刀把子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是很难在议会里获得多数的，资产阶级的政客们处心积虑地力图压制共产党，要出各种可耻手段削弱无产阶级政党的力量，使他们变多数派为少数派，不让他们在议会中占据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三页。

② “列宁全集”第28卷，第230—231页。

③ “列宁全集”第29卷，第350—351页。

④ “列宁全集”第30卷，第231—232页。

⑤ “列宁全集”第25卷，第357页。

优势。同时，只要他们认为有必要，他们可以任意修改选举法，修改宪法，解散议会等等。如果议会对他们已不能起麻痹人民、巩固统治的作用，他们还可以实行法西斯专制统治，宣布无产阶级政党为非法，随时用军队、警察和其它暴力手段镇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革命活动。正如毛主席所说的：“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容许共产党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许了。”^①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的无数事实都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如二十年代期间，芬兰共产党曾有过相当程度的发展，在共产党领导下，还建立了工会、妇女和青年组织。这时，资产阶级害怕了，它不仅向共产党大肆进攻，并且把在1920年成立的、当时在议会中拥有二十七个席位的社会主义工党，还有青年联盟、青工自修小组、归女联合会、儿童组织以至戒酒协会等，都以主张阶级斗争和“通共”的名义被统统解散。在1945年8月革命以后取得合法地位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到1948年由于执政的哈达反动政府同荷兰——美帝国主义勾结起来，被宣布为非法，当时，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包括党的总书记穆索等著名领导人在内都遭残酷屠杀，直到1951年党才恢复了自己的组织，取得了合法地位。其它如希腊、德国（西德）等许多国家的共产党，直到现在都还没有恢复和取得合法地位，他们不得不在白色恐怖的统治下，坚持革命斗争。

印度喀拉拉邦政府，曾是共产党依法组成的。共产党在执政期间，曾提出了“土地改革法”等有利于民主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状况的措施，但事实上，不用说进行土地改革，只是对邦内的国民教育问题进行某些改革，便遭到了大资产阶级、各反动政党和宗教团体的极力反对和破坏，他们借此大肆攻击共产党，掀起反对邦政府的浪潮。结果，邦政府被非法取消，邦立法会议被解散，邦政府由总统接管，此后，在经过了六个月，即在1960年2月1日举行的期中选举中，邦内的主要政党——印度国大党、人民社会党和穆斯林联盟，结成了印度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三党联盟，并依靠了邦内有势力的天主教教会和宗教团体，还在选举中玩弄了许多把戏，进行了疯狂的反共宣传和挑衅，恐吓选民，在有些选区甚至对投票人施加暴行，就这样，资产阶级又重新从共产党的手中夺去了政权。

最近，在美帝国主义的指使下，日本岸信介政府为了强行“通过”侵略性的日美军事同盟条约，于五月十九日深夜，竟派遣法西斯暴徒在众议院殴打反对他们的议员，还指使数百名警察，用三个到六个警察挟一个议员的野蛮手段，把共产党和社会党议员全部拖走，然后，由自由民主党内岸信介集团清一色的议员进行所谓“表决”，没有经过任何讨论，仅仅花了十四分钟的时间就宣布“一致通过。”

所有这些事实都证明了恩格斯和列宁所揭示的这样一个真理：“现代国家，无论其形式如何，在实质上总是资本家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集体的资本家。”^②“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形式非常复杂，但本质是一个，不管怎样，所有这些国家总是资产阶级专政。”^③这些事实都证明了资本主义“自由世界”所宣扬的“议会民主”是何等的虚伪，在他们那里，无产阶级政党处处都受到反动政府的仇视和迫害，议会组织，实际上只不过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装饰品，而现代修正主义者鼓吹什么通过这种所谓“民主”的组织就可以和平长入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3页。

② “反杜林论”，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92页。

③ “列宁全集”第25卷第399—400页。

社会主义”的观点又是何等的荒谬！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原封未动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政党进行议会斗争不能不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如果仅仅依靠议会斗争，依靠选票的多少，是不可能改变资产阶级专政的性质的。列宁在分析议会的阶级实质的时候说：“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

● 列宁曾把那些以为仅靠投票方式取得多数便可以夺取政权的人斥之为“坏蛋”或“傻瓜”。他说：“只有坏蛋或者傻瓜才会认为，无产阶级应当首先利用资产阶级压迫下和雇佣奴隶制压迫下进行的投票方式取得多数，然后才去夺取政权。这是绝顶的愚蠢或绝顶的虚伪。”● 而现代修正主义者正是背叛了列宁的指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甘心做资产阶级的奴僕，充当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可耻的代理人。

二、马克思主义者对议会斗争的态度

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反对参加必要的议会斗争，我们一方面要看到议会斗争的局限性，一方面把它作为自己对资产阶级作斗争的一种工具。

列宁在1920年8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议会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我们还没有力量解散资产阶级议会的时期，我们就不能把它一笔抹杀。……资产阶级在斗争中使用的工具，无产阶级也应该加以利用，当然，利用的目的完全不同。”● 列宁认为，每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都应当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参加必要的议会斗争。如果共产党员只会讲革命的空话，不愿意做不屈不挠的耐心的工作，回避必要的议会斗争，这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对于革命无产阶级的事业只有害处。

议会斗争是无产阶级政党进行革命活动的手段，但它绝不是唯一的手段；更不是最高的斗争形式。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应当从长远的、根本的、全局的利益着眼来看待议会斗争的问题，应当把议会斗争和议会外的广泛的群众性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

马克思主义政党认为自己参加议会斗争的目的，是在于揭露敌人和教育群众。在于利用议会的讲台，揭穿资产阶级的骗局，当作议会外公开的革命斗争的宣传和动员群众的工具；在于同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影响作斗争，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

因此，在进行议会斗争的同时，无产阶级政党更重要的任务是广泛开展议会外的群众性的革命运动，而决不让议会斗争束缚住自己的手脚，更不幻想单靠议会斗争取得国家政权。正确地开展议会斗争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促进议会外的群众革命斗争。议会斗争只有当它和广泛的群众斗争很好地结合起来的时候，才能发挥它一定的积极作用，议会斗争决不可以脱离广泛的群众革命斗争，否则它本身就是没有基础的。日本共产党在反对批准日美军事同盟条约和反对岸信介反动政府的斗争中，不仅是在议会内和反动势力面对面地交锋，更主要

● “列宁全集”第25卷，第409页。

● “列宁全集”第30卷，第40页。

● “列宁全集”第31卷，第221页。

的还在議會以外大力組織与发动羣众，結成了以工人階級为核心力量的广泛的統一戰綫。通过这场斗争，将必然使羣众認識到誰是他們的敌人，誰是他們利益的真正代表者；必然使岸信介集团在日本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面前更清楚地暴露出他們的反动本質，使他們更为孤立，促使他們更快地灭亡。

有些人不了解无产阶级政党参加議會斗争的真正目的，而把議會斗争的实际意义估計过高，甚至抱有某些不适当的幻想，这是十分錯誤的。他們忘記了列宁所說的：对于工人階級來說，“資產階級議會是別人的機關，是資產階級压迫无产阶级的工具，是敌对階級即少数剝削者的機關。”很早以前，列宁就曾尖銳地指出：“为了通过选举和各种党派在議會中的斗争达到教育羣众的目的，参加資產階級的議會活动对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来说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把階級斗争局限于議會斗争，或者認為議會斗争是最高的、决定性的、支配着其余一切斗争形式的斗争，那就是实际上轉到資產階級方面去而反对无产阶级。”^①历史事实証明了列宁的这些論断是完全正确的。

总之，我們認為，无产阶级政党只能把参加議會斗争当作是自己同資產階級进行斗争的一种輔助形式，而最主要、最高的斗争形式必須是以革命暴力的手段彻底打碎資產階級的国家机器。列宁曾特別強調指出：“不用暴力摧毁資產階級的国家机器，不用新机器代替它，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②

三、現代修正主义者誇大議會斗争作用的實質与目的

一切修正主义者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完全对立，他們都尽力誇大議會斗争的作用，胡說什么无产阶级只要对資產階級国家机器“不断施加压力，以消除或限制資產階級的各种特权”就能够“掌握国家政权”“保証社会主义的发展”。他們主張和平演变，宣揚“資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无耻謊言。

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在他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書中把暴力称为“政治大災变。”認為“現代各国政治組織越是民主化，政治大災变的必要和机会便越是减少。”^③叛徒考茨基也說：“羣众罢工的任务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是破坏国家政权，而只能是促使政府在某个問題上讓步，或用一個順从无产阶级的政府去代替敌視无产阶级的政府……可是，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条件下，这“(即无产阶级反对敌对政府的胜利，)”“不能导致国家政权的破坏，而只能引起国家政权內部力量对比的某种变动……因此，我們政治斗争的目的，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以取得議會中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并且使議會变成駕于政府之上的主宰。”^④

現代修正主义者在这个問題上，与老修正主义者毫无区别，他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头换面，胡說馬列主义“过时了”。他們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和平政策和資產階級国家內

① “列宁全集”第30卷，第241頁。

② “列宁全集”第28頁。

③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書店，第3頁。

④ “列宁全集”第28卷第726, 727, 732頁。

的无产阶级对内政策混为一谈，认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可以“和平合作”，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而不再需要进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卡德尔在他的“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民主”一书中写道：“西欧的社会主义走另一条道路，它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的，即它借助于正统的资产阶级民主早已建立的制度，通过平静的发展逐渐加强工人阶级并从而加强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他们还把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粉饰为“社会公僕。”他们都极力宣扬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而无视它的阶级性，都企图掩盖资本主义国家中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对抗，他们所谓“借助于正统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机器”实际上就是早已被列宁所痛斥和粉碎了的考茨基的“议会主义”。他们所谓“平静的发展”便是要无产阶级放棄使用暴力，取消暴力革命。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各国和平共处和各国人民革命，是两回事，而不是一回事。和平共处指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革命，指的是本国被统治的人民推翻统治阶级的問題。和平共处，并不否認各国的人民革命，因为，革命是每一个国家人民自己的事情。现代修正主义者把这两类根本不同的問題混为一谈，无非是想模糊人們的思想，企图保护帝国主义的统治，企图使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群众永远接受资产阶级的奴役。

列宁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①我们不承認国家和国家机器有什么超阶级的“独立的”社会作用。也不承認有所谓为一切人服务的“社会公僕”，在阶级社会里，你或是站在这个阶级一边去反对那一阶级，或是站在那一阶级一边去反对这个阶级，二者必居其一。

现代各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組織更民主化了吗？事实早已作出了回答。资本主义已經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级，列宁說：“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特点，则最不爱和平，最不爱自由，到处发展軍国主义。”^②他还指出：“资产阶级用武装镇压无产阶级，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最严重、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事实。”^③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它的国家机器愈来愈严審，愈来愈加强着。如前所述，资本主义国家到了这个最腐朽、最反动的时期，根本談不上什么真正的民主，而只是愈来愈清楚地暴露出它的极端虛伪性和反人民的本质。除了貧困，压迫，掠夺和战争之外，资产阶级不可能給人民什么別的东西。

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指出：“既然发展过程是经过内在矛盾底揭露，是经过基于这些矛盾的彼此对立势力冲突来克服这些矛盾而进行的，那末无产阶级底阶级斗争，当然也就是完全自然而不可避免的現象。由此可見，不是要掩飾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各种矛盾，而是要暴露和揭开这些矛盾，不是要熄灭阶级斗争，而是要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由此可見，为了在政治上不犯錯誤，便要执行不調和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而不要执行調协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利益的改良主义政策，不要执行使资本主义“长入”社会主义的妥协主义政策。”这些话表明，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矛盾是任何人掩盖不了的，革命也是任何人取消不了的。随着资本主义末日的临近，阶级矛盾将日益加剧，这时，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夺取政权。毛主席告訴我們說：“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

① “列宁全集”第25卷，第374—376頁。

② “列宁全集”第28卷，第221頁。

③ “列宁全集”第23卷，第77頁。

可避免的，捨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共产党人必须揭露反动派所谓社会革命是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等等欺騙的宣传，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革命論。”^①

可見，修正主义者的各种謬論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根本对立的，也是違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的。在實質上，他們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为帝国主义效劳的。正如列宁曾多次引用恩格斯的話所說的：“害怕革命——这就是他們的基本原則。”^②現代修正主义者的卑鄙目的，正是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制造混乱，企图以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等等騙人鬼話来从思想上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麻痺人民的斗争意志，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說：“我們都要同这些社会主义的叛徒决裂，要为破坏全部旧的国家机器而奋斗，使武装的无产阶级自己成为执政者”这就是我們和这些叛徒“二者之間莫大的区别。”^③

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里，由于无产阶级及劳动人民革命力量的增长，资产阶级議會也可以吸收无产阶级的某些代表人物参加，也可以作出某些“改良主义”的決議，以达到緩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保持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而修正主义者就采取詭辯的手法，抓住资产阶级議會有这样表面讓步的事实，便認為通过議會取得多数就可以掌握政权了。列宁說：

“这就是最純粹、最卑鄙的机会主义，口头上承認革命，实际上却背棄了革命。”^④

还有些机会主义者，尽力使羣众的注意力集中在日常的、暫时的、局部的利益上面，企图降低革命水准。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記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記整个資本主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謀取实际的或可以設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⑤

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者絕不能降低革命水准；絕不能把政治斗争降低为經濟斗争；絕不能把革命的斗争降低到仅仅局限于議会的斗争；絕不能为了暫时的利益而拿原則去做交易。

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权問題。无产阶级要求得自身的解放，必須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列宁認為：“各国人民生活的大問題，只有用強力才能解决。”^⑥“只有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沒收他們的财产，自下而上地搗毀全部资产阶级国家机构，搗毀議会的、司法的、軍事的、官僚的、行政的、市政的等等机构，一直到驅逐和拘禁全部最危險最頑固的剝削者，严格地監視他們，以防止他們必然进行反抗和恢复资本主义奴役的阴谋，只有这些措施才能使整个剝削阶级真正俯首听令。”^⑦毛主席在很早以前，也曾告訴过我們：“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記住这样一个真理：枪桿子里面出政权。”^⑧

① “毛澤东选集”第二卷第801頁。

② “列宁全集”第12卷，第354頁。

③ “列宁全集”第25卷，第476—477頁。

④ “列宁全集”第25卷，第476—477頁。

⑤ “列宁全集”第15卷，第19—20頁。

⑥ “列宁全集”第9卷，第117—118頁。

⑦ “列宁全集”第31卷，第163頁。

⑧ “毛澤东选集”第2卷，第511頁。

但是，无产阶级并不迷恋于暴力，问题的关键在于资产阶级的态度。如果资产阶级不愿交出政权，用武力来镇压人民革命，那就只能而且必须用革命的暴力来消灭反革命的暴力。列宁早就清楚地指出：“工人阶级但愿和平地取得政权，……但是无论从理论上或从政治实践上来看，无产阶级放棄用革命的方法夺取政权，就是輕举妄动，就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有产阶级的可恥讓步。资产阶级不会对无产阶级实行和平的讓步，一到决定關头，他們就用暴力保卫自己的特权，……那时，工人阶级要实现自己的目的，除了革命就別无出路。”^①

所以，我們和那些用和平过渡的空談来麻痺人民革命意志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相反，認為只有根据每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的具体条件，才能够提出和平过渡可能性的問題。无产阶级决不能片面地，沒有根据地把自己的思想方針和全部工作建筑在资产阶级愿意接受和平变革的估計上面，而必須同时准备两手：革命的和平发展，革命的非和平发展。

很明显，問題的結論只能是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旧的东西充分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便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抵抗这种必然性，那就暴力地代替。”^②

既然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不可改变的規律，那么，帝国主义企图阻止历史車輪的前进，完全是徒劳无益的。无论他們如何瘋狂地镇压人民革命，进行垂死掙扎，終究逃不了灭亡的命运。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了討好帝国主义，企图阻止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破坏无产阶级为爭取彻底解放而进行的英勇斗争，在历史事实面前，在严酷的阶级斗争的现实面前，他們的这些叛徒行徑，一定会遭到可恥的失敗。

① “列宁全集”第四卷第242—243頁。

② 恩格斯：“費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頁。